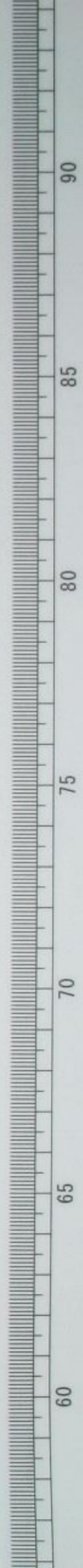




牧民新書 二

73
5106
2

廿十二



5106
2-2

牧民心書卷之五

奉公第三

瞻賀 往役

法守

禮制

報聞

貢納

瞻賀

凡望賀之禮宜肅穆致敬使百姓知朝廷之尊

禮曰朝辨色辨色者昧爽之時也天遠明昧爽行禮者

必鷄鳴而起盥櫛衣服乃可以及時也 八庭行禮訖

必俯服良久默念前此十五日以來所為得無愧我

主上乎真若 主上臨視在上如有內愧於心者亟宜

改革以養我秉彝之天 今朔惟朔望乃有望賀然

大殿誕日及陳賀正日皆宜望賀雖遠衆不可不行



望慰之禮一遵儀注而古禮不可以不講也

望慰之禮充宜恪慎若論古禮 國恤始聞宜以烏紗帽淺淡服黑角帶往哭于庭中退出外庭改服又入哭

又哭者奔喪禮所云五哭之第二哭也禮曰於又哭

括髮袒成踊文奔哭將八宜脫烏紗帽脫網巾解髻為髻

聚髮而再三 屈之而已用麻繩撮之此所謂括髮也 君喪括髮

古禮至嚴故聘禮云復命出袒括髮即位踊春秋傳云

公孫歸父聘于晉還及筮壇帷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

踊而出宜十此禮不可廢也古禮括髮在小歛之後而

聞喪不得奔者於又哭已括髮不待三哭也三哭象小歛之哭

今之儀注皆無括髮之說外官無以獨行然古禮不可

以不知也。乃左袒入哭盡哀出雖括髮仍著淺淡服黑角帶。仍

於脾殿外庭倚屋為廬俗名曰廬幕。居廬食粥君喪居廬見雜記君共食

粥見禮弓。是日作首絰腰絰絞帶用之於夕哭日八時若

聞喪在晚者於三哭用絰帶亦可。厥明三哭夙興淺

淡服去紗帽角帶具布巾絰帶八即位哭括髮仍日中不改

一哭以象無時哭日八一哭。厥明四哭如上禮日中日八

亦如之。厥明五哭夙興斬衰裳中衣苴杖乃改括髮

為髻加喪冠具絰帶管屨宜有布網中。八即位哭成服。

今之儀注聞喪七日乃成服然古禮天子諸侯之喪先

成服後大歛詳見余禮箋其必七日而成服者後世之失禮

也然儀注既然不得不一遵儀注今俗小歛之經別

用單眼非禮也單眼者客之經宜用雙斜之經今俗絞帶

為三重四股非禮也三重四股者尊帶之制宜用雙斜之帶既

成服乃還政堂權着布紗帽白布衣絞帶以臨民每

至朔望以衰裳經帶瞻哭如禮及奠下玄宮虞附

練祥皆望哭如禮

內殿之喪不括髮以布巾代之布巾者古之統也其五哭皆如

上禮不居廬不食粥

國忌廢事不用刑不用樂皆如法例

國忌前一日坐齋用管不用刑今俗以用杖謂之用刑開閉門不

用軍樂○厥明罷齋乃用管杖○今人或於國忌之

日游宴鼓樂吏民譏其非禮四境喧騰牧則罔聞斯不

可不慎也○補廟王考廟我所歷事宜嚴齋致慕斷酒

絕肉不異親忌乃中禮也

詔令所降宜宣布朝廷德意使百姓深知國恩

綸音者君父之所以慰諭子女者也愚民不鮮文字

非耳提而面命猶無論也每綸音一降牧宜於牌

殿門外親口宣諭布揚朝廷德音俾民懷恩每見

綸音之來草翻謄以授風約若其中有違詔不行

者吏與風約隱而不宣如梳穀停退遂穀蕩滅之等德
章降而隱之者八九矣守令諸罪之中此罪最大誅誣
不可赦也而可犯乎○余謫嶺見荒村小聚皆有
綸音閣一間之屋當其北牖橫以長板每奉 綸音貼
于板上父母羅拜其前 國有慶則羅拜 國有恤則
羅拜遂於其前行望哭禮有大議必會於其下此天下
之美俗也宜以此俗通于諸路

于延陵為達州刺史入辭上曰達州去京師幾何對曰
八千里上曰勿謂其遠此階前即萬里也

此條當在
薛朝篇

法守 奉公二

法者君命也不守法是不遵君命也為人臣者其敢為是
乎

○案上置大明律一部大典通編一部常 披閱具知
條例以之守法以之行令以之決訟以之處事凡法條所
禁者不可一毫干犯雖流未邑例沿襲已久苟於 王
法顯相違越者不可犯也○大典原編續編以及通編
雖屢經增補仍多闕畧遇事考檢多無可憑且其門目
太簡原不細剖按目尋索隱者不彰又或宜入戶典者
入於兵典宜入禮典者入於刑典覽者病之有意收民

者宜取大典擇其要者別為部分又取萬機要覽備局
膳錄故事新書等書撮其要者彙為一編臨事攷檢可
也

馬永卿問立身仕宦之道於劉元城元城曰漢書云吏
以法令為帥有暇可者條貫薛宜不獨治人亦可以保
身先生以永卿初出場屋行已或犯法且為吏所欺故
有此言

權判書克智居官一切裁以法令人不敢干以私補以鐵
浮屠

邑例者一邑之法也其中理者謹守之其中不理者修而

守之

列邑諸庫皆有舊例名之曰節目初立之初本多未善
後來人變亂增損總以私意利己剝民荒雜苟陋不可
按行於是廢其節目任行新令凡剝民之條歲增月
衍民不聊生職此由也上官既數月取諸庫節目逐條
查問知其利害其中於理者表而章之其違於理者革
而去之物價古賤而今貴者議而增之古貴而今賤者
因而厚之民戶古盛而今衰者議而蠲之古寡而今衆
者移而均之賦移其非理而贖官者革而去之無法而雜
出者盡而限之精思密察博詢勇斷慮後弊杜之依輿

情而順之立之為金石之典守之如闕和之法則發踊
施令庶幾無愧於心矣我去之後、人之遵與不遵雖
不可知我在之日按而行之不亦可乎○舊節目舊式
例名之日宜一一收聚燒之滅之永絕根本若一葉留
存則後來者憑藉古例弊復如初矣

比日用之物宜有式而無記無下試論鋪陳一事荒席之屬

鋪陳記之曰錢三戈三十日白席一張價錢一戈龍鬚

草染色價皆赤黃黑錢一戈起花時工價編之而五色

錢二戈拾果草席價編席草席合之為錢三戈飾細三

尺價飾編錢二戈飾布三尺價棉布飾錢一戈飾細

絳染價本名之日錢一戈飾布青染價錢五分飾綠針線

價錢五分聯拾繩價錢二戈工人糧米價錢一戈起花時

燈油價屑屑瑣瑣列之為十有二行此拾席之記也面

席之記八九行也謂之面席單席之記八九行也連

者謂之算席方席之記十二行也小席方正地衣之記六七

行也隱囊之記八九行也按俗名曰鋪陳一部其記五六

十行其物價時增時減忽多忽小收何以盡察民何以

盡知今且精詢細察折定其式曰拾席一張本錢一兩

六戈上所列一面席一張本錢一兩單席一張本錢六

戈方席一張本錢八戈地衣四間本錢四兩隱囊一顆本

錢一兩

錢一兩

錢一兩

錢一兩

錢一兩

錢一兩合以計之則鋪陳一部其錢九兩也於是載之
為節目曰錢九兩監司春巡時鋪陳一部價錢九兩冬
至使行時鋪陳一部價其瑣小條列並行淘汰則官既
易察吏不容奸不亦善乎一應百物悉用此法可也先借

出本例記
以總數

諸庫所用厥有二名一名曰應下二曰別下應下者年
年必用無加無減可為恒典者也別下者年年不同時
有時無不可為恒典者也假令冬至使求請冬至使支
應正朝進上 誕日進上及京司年例所納管門年例
所徵官家年例所用皆應下之物也至如別使求請別使

支應

非賀正則
皆補別使

陳賀日進上

慶禮日進上及京司別

求請管門別下

定日徵者名

官家交通所用皆別下

之物也其應下之物明其式例載之節目書于其末曰

都已上一年應下二十三四百五兩六錢七分假令依

節目上下猶言出給也

無下記無會計年相

其別下之物

依其式例載之節目

與應下者同

隨用隨記

有下記其都數

如云鋪陳一部別使行次時進排

歲末會計知其實數○昔余在谷山

府撰民庫節目如此吏民咸悅欲以此法通于一國及

考兵曹一軍色二軍色節目靈城君朴文秀撰定如此

益信此法可通于大小也條列下記者羣奸之實諸弄

之殺必革而不可因者也。○諸庫必有監有胥所云
其月料之錢是應下也。若置閏月是別下也。庫入一定
全無羨餘者有閏之歲以十二節領其月料斯無妨也。
立春驚蟄○凡拱節目宜用堅厚白磁紙作烏絲欄楷字
謹書嚴肅森整諸庫節目合之為帙一剪之以一刀置
之案上守之如國典。○又作副本分給諸坊。各言日
使各嚴守則其利民者後人雖欲改之必民爭之未易
毀也。

凡國法所禁刑律所載宜慄慄危懼毋敢犯冒

每過一事必考國典若犯法干律者斷不可行若前官

犯法傳流冒我者宜往復求正彼猶凝然不動者斷當
報管不可饒也。○每過一事必內自思念曰監司聞之
不以是貶我乎御史聞之不以是擊我乎知其無憂然
後乃可行之。○一直守法有時守太拘小有出入乃可
以利民者古人亦或有違權要之此心出於天理之公
則法不必驟守也此心出於人慾之私則法不可徵犯
也犯法抵罪之日仰不愧俯不怍則其犯必利民便民
之事若是者容有出入焉。

禮制 奉公三

禮制者君子之所慎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

經國大典曰外官堂上官於堂上使官監司兵水使從

西戶入就前再拜使臣答拜於堂下使臣御史京試官

客東主西相對再拜○堂下官於堂上使臣現身請謁

就階上於堂下使臣隐身請謁並從西戶入就前再拜

使臣差等則答拜嘉善與通政差等隔等則不答二品典

等三品典五於下官謂七品於參上使臣當現身請謁

於參下使臣隐身請謁並就前再拜○案續典通編此

法未嘗改也今之監司於收使官令無論同等差等

並以坐揖答之惟通政監司於嘉善守令起而答拜謬

云隔等故答拜是不知何物為隔等謬以上差名為下

隔謬以答拜混於不答也此法流染兵馬使水軍使亦

復效顰御史書狀官乃以堂下使臣於堂上守令亦復

坐揖朝禮紊亂莫此為甚蓋聞 英宗初年有倨傲

自重者為監司始於差等同等之守令初出坐揖之禮

為下堂者患失其職僥首甘受傳相流染以至此耳此

例之行已近百年遂成石典非有大臣達白朝令申嚴

在下者唯當黽勉從俗而已曲在彼我何與焉○古禮

西北尊嚴東南卑巽故賓坐於西北主人坐於東南

故易例乾為賓巽為主人所以尊賓而卑己也客東主
西違於古禮當時制禮之臣未深考也古之再拜令為
單拜古之現身令為隱身斯則古恭而今簡也

經國大典曰虞侯巡行諸邑時虞侯坐於東堂上守令

坐於西並交堂下守令坐於南○無堂上守令則虞侯

坐於北堂下守令坐於西○都事評事同○案今俗於

虞侯待之如平等於都事評事待之如使臣都事評事是佐幕之

官非奉命使臣彼是武人故待之不及於國典此是文臣故待

之有過於國典皆廢俗也

沈晚沙之源為洪州牧使林判書瑋為本道監司巡到

洪州公自以平日親友接待頗簡林公答州吏曰汝官
於我交契雖密上下官體貌不可不嚴汝官有失汝替
受管沈公每語子弟曰吾先失體貌而復怒其管吏則
近萬法故終不介懷林判書之玉成于我實多云
延命之赴營行禮非古也

延命者守土之臣坐於本邑而宣化之臣巡到本邑則

守土之臣於 牌殿之庭祗承 教書遂行瞻賀之禮

蓋云 朝廷詔諭土臣欽承也故巡行不到本邑則土

臣有終不延命者古之道也 英宗初年猶用古道世

道彌降士大夫風節彌衰諛事上官唯恐見忤監司到

界旬日之內士臣亟赴營下亟行延命之禮此非延命
乃是參謁此非尊朝廷乃是詣上官皆俗弊也監司不
知禮者見士臣不即延命乃欲督過不亦謬乎○今習
俗已成不可泥古然不宜汲、赴營以取識者之笑稍
俟數旬罷勉行之可也

又凡延命之禮使臣宜親宣 詔諭非敬守敬令

君命也今之使臣妄自尊大必令裨將代宣乃以代宣
名曰代受非禮也夫使臣宣命故士臣延命本意如此
而今之延命認為參謁故名之曰代受即受一字本領
之訛舛可知也甚之兵馬使水軍使同是使臣而亦令

裨將代受大非禮也昔唐李愬出征淮西相臣裴度往
而宣撫於是李愬具縶韉迎於路左使蔡人知朝廷之
尊此帥臣延命之故事也今之節度使即昔之李愬今
之巡察使即昔之裴度若使裴度令裨將代受則李愬
其肯具縶韉延命乎昔余在西邑巡察使兵馬使以此
相持余以裴李事譬曉乃親為 今習俗已成守令且
當從俗曲在於彼我何與焉若帥臣則雖遭罷黜不可
屈也

營下判官於上營宜恪恭盡禮有先輩故事

趙公錫胤為晉州牧使每日乘曉問安于兵馬使曰吾

所以為此者敬 君命也終不廢閣公維重為鏡城判
官問安于兵馬使一如趙公之為東平聞○今人妄自
驕重不肯屈節事上好與上營生事角勝非所以順理
也其或非理者爭之可也

上司推治吏校雖事係非理有順無違焉可也

罪在本邑而上司推治者固無論已其或上司無端生
事橫加非理者我既在下亦順之而已若上司之意出
於過誤非有惡心者我於起送之狀附陳事情委曲譬
解以析寬恕使我吏校得免枉刑是忠厚謙卑之道若
彼本意出於相害不可以口舌爭者遂以公兄文狀起

送諸因隨寫辭狀使之同呈

辭狀曰矣身病
梓重無以察任

彼若權

謝罷勉視事若逐無禮連呈三度以決去就○彼若外
示假借內猶含怒以待考課將置下考者即解印符差
禮卿禮吏赴營投納棄官歸家不可拘且躡坐以自取
辱也○兵馬使水軍使討捕使其名位視監司稍輕我
之所以事之者尤宜恪恭盡禮不可與監司有所差等
若我出自銀臺玉堂或我本是名門世族其所恪恭尤
宜加倍不可挾貴挾勢以慢上官也若夫殘武冷陰自
視孤畸而彼上官以此凌蔑橫加非禮者宜奮發大勇
如脫弊屣與彼貴勢者其有處不同皆所以遠恥辱之

道也

所失在牧而上司令牧自治吏校者宜請移囚

凡下吏作罪為牧者有不察之失有不飭之失上司推治或移囚隣邑使之行罰而原其本事出於過誤則官師相規不必深引然若自上司使我自治則臨軒決杖有醜面目本事雖小宜有論報○報曰本縣下吏李某有報牒稽滯之罪隨本事措拜所當依闕辭決杖而事發之日縣監先已徵治若論本事其不飭之失在於縣監令若依闕辭決杖則是替受之罰我乃自行也自視醜顏無以舉行移囚隣邑使之徵治恐合事宜

禮不可不恭義不可不潔禮義兩全雍容中道斯之謂君子也

士大夫居官之法宜以一棄字揭之壁上朝夕常目行有殆則棄之心有拂則棄之上司無禮則棄之已志不行則棄之監司知我為輕棄之人常以為不可磯之人然後始可以牧民若惴惴慄慄唯恐失之惶懼之言貌色辭達於面目則上官輕我督責相續真不能久於其職此必然之理也然上官下官禮級本嚴雖論報狀辭終至於投印決歸其致辭於容宜溫恭卑異無一毫噴薄拂鬱之氣然後方可謂之中禮也

張九成僉判鎮東軍民冒齷禁事連旁郡公曰當坐者
數皆良民監司怒形于色辭旨侵公公曰事不可行豈
宜苟循卽投檄而歸○又通判婺州時浙東提刑張宗
臣逮婺州平民數十人曰此事左相專遣人封未知之
否九成曰但知有聖旨不知有宰相遂檄而去

柳壁為桂管判官軍政不愜壁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
郡尋亂

卞延之為上虞令會稽太守孟覲以令長裁之積不能
容脫憤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祇為此憤耳卿乃以世
勲傲天下國士乎拂衣而去

鄰邑相睦接之以禮則寡悔矣鄰官有兄弟之誼彼雖有
失無相猶矣

鄰邑所以不睦者或訟民推提而庇護不遣則失睦或
差提當行而規避相諉則失睦客氣相乘耻負好勝以
至是耳彼差非理挾私侵我小民我為民牧職當庇護
若彼所執原出公正則我民頑赫依我為藪者我當與
與之齊憤使之推治顧當懷私而匿奸乎○又彼之所
以規避出於驕重使我替當誠亦可惜若其親癢身病
本係實情我當樂為之替行宜以是失睦乎

梁大夫宋就為縣令與楚隣界兩邑皆種苜梁人劬力

數灌其心美楚人竊而稀灌其心惡楚令忌梁心美夜
竊搔之梁心有息者矣梁亭欲報搔楚瓜宋就曰是令
禍也令人竊為楚亭夜灌瓜楚亭每朝注瓜俱已灌日
已美矣察之則梁亭為也楚令大悅以聞楚王楚王悅
梁之陰謀也謝以重幣而交好於梁王○夏禹以四海
為壑白圭以鄰國為壑治渠宜遵水道鍾離為楚之邊
邑卑梁為吳之邊邑爭卒起兵禍故君子以善鄰邑
為務也吾民民也鄰邑之民亦民也心誠愛民豈以民
之故與鄰邑相爭哉

交承有僚友之誼所惡於後無以從前斯寡怨矣

前官有僚友之誼故交承之際古人從厚雖貪婪不法
餘虐未霽其愛革探理務在雍容委曲不露形跡若急
迫褻快一反舊政自處以大寒陽春以取赫譽者其德
佻薄又不能善其後矣○前官屬眷未及難發尚在邑
底則其行裝百務盡心董察如治已事其或官屬輕薄
背舊忘尊情快可惡者申申曉喻使之勿然其甚者嚴
治其罪○若前官本遭喪故未及發引者其急難恤患
宜如親戚不可一毫放心必須十分盡力○若前官干
犯公貨虧欠倉穀或虛留反作者不可挑發須定期賠
補過期不補者乃議上司○或其前官本係勢家豪族

恃強凌弱處事平當不慮其後者我之應之也必剛必嚴勿小撓屈雖由此得罪終身軼軻不可顧也

王沂公曾代陳堯咨益大名府既視事無所改作政有不使委曲彌縫悉掩其罪移陳復為代歎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之量不及已蓋陳以昔時之嫌謂公必發其隱也

傅堯俞知徐州前守侵軍向堯俞代償之未足罷去堯俞竟亦不辨。邵康節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以難耳

陸邛守岳州先有巨木漂入郡界前守不知為皇木送

之起坊督木使者認論邛邛不辨人或諷之邛曰券則彼將得罪吾負罪以歸可也久之得白

胡文恭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未訖滕公罷去羣小謗滕公用錢不明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曰君佐滕侯幾時矣侯有不臧矣不早告陰拱以觀俟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

林一鷲知鎮江府舉徧赦契凡前政之廢弛者以茅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之非唯曰必如是乃是。謝方明承代前人不異其政必宜優者則以次漸更使無跡可尋其不欲彰人之過如此。大抵新官之於前官非困

君而奪位也然前妻惡後妻舊將惡新將亦常情也平生知舊一為交承遂成仇敵者多矣新譽碎赫則惡之奮怒忽播則惡之皆取禍之道也

報聞 奉公四

公移文牒宜精思自撰不可委之於吏手

胡大初曰酬應日繁心力日耗方虞息肩無所何幸吏曠已俯俛首涉筆終亦歸於苟道而已○文牒其按例應文者聽吏無妨其或為民說弊以圖矯革或違拒上令期不奉行者若委吏手必挾私懷奸拔其要語添出枝辭以敗其事而可用乎若武人迂儒不嫻吏文宜携

記陸一人與之相議○今人讀朱書唯就書曠觀性理之說冀摘一句用於對策不知朱子學問施發處都在於公移諸篇凡為牧者宜取朱子公移置之案上時時誦讀以作模楷其免為俗吏矣

韓魏公勤于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核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功名如此朝廷賜郡以養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獎者且捧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名位稍隆者得郡務持大體不親小事唯以聲樂自娛可也

凡報牒例有書目書目者原狀之大槩也監司題判在

於書目而元狀留為憑考此其法疎矣余謫長鬢見一
吏殺人諸吏朋姦取檢狀全改之及營題之回縣監愕
然疑怪莫測而終不能發其奸殺人者自放蓋以縣監
所見者書目而已凡營題與我報相反者每到營下宜
急索原狀見之不可但懷疑而止也○凡原狀之末具
花署花押書目有署而無押初宦者宜知之花署者俗
所云手例

文牒稽滯必遭上司督責非所以奉公之道也

吏掌文牒者先食脚價之米夏秋以來匱乏既甚必聚
合文報一時齎付或轉托鄰邑以圖順付此所以稽滯

不及期也生事之後奸言飾誅或補持者傳報之
人謂之持或即吏遺忘皆未可信也○其關係不重者聽吏所
為以寬其力其報聞時急者封發之日宜飭首吏生事
之日并罪首吏庶無滯矣

凡為民求惠為民除瘼者須至誠達於辭表方可動人

天下之至賤無告者小民也天下之隆重如山者亦小
民也自堯舜以來聖賢相戒安保小民載在方策塗人
耳目故上司雖尊戴民以爭鮮不屈焉鄭宅廢海徽之
武人也為產陽縣監戴民以爭監司屈焉安鳴鶴義州
之士民也為康津縣監戴民以爭監司屈焉名譽以廣

官路以通本欲利民乃為牧利昔一承旨出宰西邑畏其論罷宜爭而不爭監司卻之貶而遣之若是者余見多矣凡為民論報宜敷陳利害要使至誠字感在上之人至再至三遂決去就雖以此罷黜前路復通矣其與望視民困終陷罪戾者相去遠矣

凡上下文牒宜錄之為冊以備考檢其設期限者別為小冊

其論報上司者為一冊其傳令下民者為一冊字畫要精常置案上○其月例及閑漫文字不必須錄○其傳令下民有設為期限者別為一冊及期過限一一考察驗其勤慢如有違者行罪勿赦不然則吏胥窺覘幸其遺忘百事頽墮而令不得行矣

韓魏公有魏府僚屬終極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見且愧且歎曰真天下盛德也○中國文牒違式者必遭大咎故以韓公之事為盛德農形文報例間五日雖付隣使亦無傷也

大旱得雨則其文報必爭時刻若五日五日例報農形或近於文具凡邊邑之遠於上司者順付鄰使抑無者官也距營數百里則脚價不謫其欲轉付以省費者亦

常情也何必禁之若是者前一日成帖乃可及也

月終文報其可刪者議於上司圖所以去之

月終之報

補云朔未狀

都是文具然其中有可以存羊者存

之可也若所云黃震起跟捕之狀斯豈務實之義乎宣
傳官黃震起以 英宗戊申已命已九十年矣骨之霜
久矣尚足跟捕乎若是者多議於上司悉去之可矣○
校生之講初不舉行每月之未偽飭名字曰通日粗以
報上司太不誠實宜於震際選一日并考十二月之講
緣於文書日月分報猶之為實狀矣

補遺

真定府帥王嗣宗恃氣侮折其屬為不法久之莫敢為
通判者王失名為通判嗣宗稍侵公以氣公恬然不為
校也以禮示之嗣宗詘服凡斷獄決事一聽公言公雖
分別可否使其政皆由嗣宗以出雖府人不知為公助
一府遂治士以此稱為長者王荆公集○王質通判蘓州每
與知州黃宗且爭事宗且不悅公曰吾命受佐公事有
當爭職也

牧民心書卷之六

貢納奉公五

財出於民受而納之收也察吏奸則雖寬無害不察吏奸則雖急無益

此古之所謂催科也昔陽城自書下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此牧民者之所宜法也然出粟米絲麻以事其上小民認之為本分無故拒納無是理也每見昏暗之官其欲撫字者必上納愆期其欲奉公者必剝割到骨官苟明矣寬而及期上下無怨此其理易曉也○試論稅米一事該納戶膏者四千石則本邑之徵於民者遠

過萬石出於民者四則輸於公者一其沃田饒戶稻米
流脂朝令而夕輸之者吏皆作奸或以隱結收之或以
官結除之或以印價收之或以偽災除之或以錢受之
或以米受之已自初秋雲委川輸以了偷取之額悉歸
私索於是聚其殘米以充四千石 王稅之額凡充於

王稅者皆闔家沒死流亡絕戶鰥寡孤獨疫癘殘疾
陳田廢留葉菜硤確剝膚槌髓無可奈何之類耳吏以
其未載之峨舸南賈耽羅北賈咸興畫鼓鼙鼙泥夜雲
水之上而縣令方執鰥寡殘疾之民管榷滿庭柳柁溢
獄於是差發四散號曰檢督搜族侵鄰城焚池殃曳擯

鴛豚攘鉗摘釜蹄呼顛連哭拜于霄而葛伯食之又
以祭則 聖王傳退之詔於是乎到縣矣嘉慶己巳甲
戌之年南方大饑余在民間門臨海口目覩此事由是
視之所貴乎民牧者明一字而已列邑皆然唯海南縣
監李馥秀秋成之日先報饒戶以充 王稅之額令曰
吾所報者吏不得防結結稅也民不得防納納稅也厥明
年春開倉收稅不踰旬日打鼓發般吏用舍怨共謀陰
害遂為御史所黜嗚呼惜哉

胡大初曰鄉胥與富強之家素相表裡至有每年不曾
輸官止將善良下戶先具催數逼令輸納中國亦然斯

蓋天下之通患也

又論軍布一事簽丁之法荒亂無倫軍保一根簽者五六於是其饒戶有財者吏皆私之惟執流乞丐之類以充上納之額上納愆期職由此也詳在下篇兵典軍簽條

姦民之害甚於姦吏欲貢納及期者先察民姦

詩去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余續之曰吏之姦兮猶可說也民之奸兮不可說也余久在民間見風憲約正別有司坊主人之等其舞弄作奸甚於吏昏凡上納之物一入其手大半消融下石上石推移

翻轉

以夏納之物移為春納如

等壇者按下石以為上石畢境厥逋數萬數百又

復攤徵以擾全坊此巨蠹也凡村民敦朴者力遠任事

惟浮浪奸詐者締結吏鄉恒都任窠都居買魚販鷄詣

事權吏及其事發之日吏鄉在逆列者多方周旋或云

此坊本多闕額非所偷竊或云此祇本是赤貧無以還

徵縣令深信其言犯罪者不下一杖無罪者不免再納

良可嘆也○坊主人者門卒之窠也門卒者小民之虎

也雖上納時急惟宜嚴飭風約使之及期不可縱虎於

民間也

錢有定數米無多品惟布之為物最無定式不可以不應

也

凡上納之物錢最無弊米亦易察惟棉布麻布麤細多
等廣狹殊價雖其長短本有尺數京尺官尺吏尺民尺
有萬不同故吏奸易售民隱莫察昔谷山之吏濫於收
布砲保布一疋收錢至九百也民怨大起幾乎作變
余到是邑令曰凡納布者納于官庭既數月氓抱布至
吏進厥尺視其兩端明有烙印余問曰此尺何出吏曰
布政司之所領也余曰噫嘻何其長也促名校奴即所
僕索五禮儀五禮儀有布帛尺圖乃以此尺校之烙尺
烙尺加長二寸於是使吏伏庭詰之曰三軍門鑰尺即
五禮儀此尺也汝之烙尺出於何處吏叩首自服曰本

邑之所造也於是準五禮儀作尺諭之日侍奴執尺其
等不精宜於官庭畫地為二十尺兩頭立表中屈其布
齊其兩端則四十尺也軍門之法如此舊例貢布以三十七尺
為一疋市布以四十尺為一疋今受布四十尺所賸猶
三尺也於是令氓獻布齊其兩端餘者七尺斲而還之
乃以四十尺出付軍吏亦無辭上納如期大抵牧者
親民之官也君上至尊不能躬蒞下民使我牧之理當
躬親庶務以察民隱今之守令妄自尊重務持大體比
上納之物一委吏手侵虐萬端寢如充耳收之為職豈
實哉乎

上司所令或係非理或令民情不可強督宜執不可期不奉行也

凶年饑歲雖剝膚捭髓無可奈何者藉口惟正之供無以奉行况其所令或係非理者乎當此之時唯有一去字為無上方便

兒寬為左內史輸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故租多不八以負租課殿當免民恐失之大家車牛小家擔負輸租相續不絕課更以最○牧能愛民則不催而科自了如此矣

杜祈公愆知永興府時夏人叛命而陝西尤苦兵吏緣

侵漁調發督迫民至破產有自經投水以死者公乃量物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踊貴而吏束手無所施

陽城為道州刺史賦稅不時監司數請城當上考功第自書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曰使君何罪城闔門寢館外待命判官遽辭去

蘓頌知杭州出過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使責所通市易緡錢盡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

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頌而民償債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韋洩為京尹帝舅鄭光莊主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洩係之且奏曰陛下擢臣京尹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上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為輸租乃免

蔣瑤守揚州江彬傳旨即嬖要揚州報大戶蔣曰只有四箇大戶其一是兩江鹽運使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其四是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傳旨曰朝廷要選綉女蔣曰揚州只有三箇綉女江

問在何處蔣曰民間並無知府上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

唐侃守武定諸閹牌校奴槌鞭州縣宣言供帳不辦者死侃昇一空棺納旁舍中諸閹恐嚇取錢同事者並逃去侃獨不去急乃謂之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矣錢不可得也諸閹相視莫能難諸逃者皆被罪而侃乃受旌所居官卒空索以歸

許相國積為全羅監司後官趙氏家差奴到營白事公責以事理不當却不施差奴曰巡使不從吾言其能史

遷他職乎公命羅卒反接以大杖殺之後官聞之飭家人曰主上若聞差奴藉吾勢致死則譴責必及於吾終不敢出口

鄭載崙公私聞見

李延年貴守安山郡守郡有內需司奴婢皆冒法復戶公執不許奴就訴內需司持小印文補內旨令依前給復公曰苟有上命當自政院出小印內旨外臣何敢發視遂拒而不納

常賦常貢之外上司未獻之奇物不可承也

鄭瑄曰為吏忌作俑古有以土物獻貢貽地方無窮之害者交趾荔枝之類是也

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粟民有獻者南極命去其種云異日恐為常熟害其為民遠慮如此○陽城為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雜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字

朱光霽為重慶府通判官自奉清約遇事有執持一日監司發銀買簪光霽遂持八銀白曰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學造簪監司怒且慚而寢

孫伯純知海州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幹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請以鰐膠充柝孫曰弩椿箭幹共知非海

州所產若以土產代之恐歲歲被科無已時知者以為
至言

張毅判通州出兵備邊徵箭十萬根以鷓鴣為羽之價
翔踊不可得毅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
湏省報毅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
官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陳
麟知閩縣使者索羽他邑惟命獨麟不應使者怒曰汝
何恃敢爾曰惟潔已自守耳

宋澤知掖縣時戶部著提舉司科買牛黃急如星火百
姓競屠牛取黃澤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
病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脂無黃可
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

孔葵為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
自海抵京逾夫歲為四十三萬六十人公奏既罷之○
濟州有鰕大如鼈置之灰中出而曬之無竹串之孔名
之曰無穴鰕數年以來監司求之漸為民弊又康津海
南等地有所謂生達子其樹冬青葉如山茶取油可療
瘡癰數年以來監司求之漸為民弊若此類守土者不
可承也

上司以非理之事強配郡縣牧宜敷陳利害期不奉行

凡發民赴役而舍近取遠或斥物變賣而以賤為貴種種非理不可奉行故報事理猶不聽從雖由此遭貶不可屈也

呂公著為郡轉運使犖乳香萬斤配賣郡中

介排民戶使之賣納

公停之郡庫雖符檄督迫竟不為強配○余在西邑收糧已半上司飛闕小朱七千石督令作錢本係京司稟旨行闕者余執不可仍收糧封庫京司請罪 先大王覽道臣狀啓曰曲在京司丁某無罪治任將歸會得邸報乃已

徃役 奉公六

上司差遣並宜恪順托故補病以圖自便非君子之義也
上京差負及祭官試官查官推官皆差遣之類也我若辭免則移差他人身其橫擔之人也得無怨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若無實故有順無違可也
凡有殺獄檢官尤不可謀避

無冤錄註曰檢屍有定期不容少緩或值鄰邑官司有

故而他官守宰

同道遠

過去境內則本官牒呈覆檢內

四鄰官有故他道官接鄰者同

即 國朝故事今廢而不舉理宜飭行

○案法例雖如此他道接鄰者不聞牒請雖或牒請佩

符越境又有法禁不可徃也。○每見考課以避檢宜警
置之中考者背項相望何苦而為是哉

凡有差遣宜亦盡心職事以塞一日之責不可苟也

守令為試官者必與邑子交通關節以圖行私數夫誦
息一路懷怨智者所不為也。又凡守令為試官者拱手
緘口坐如木偶亦非義也。奏榜之日我署其尾若京官
行私則是行私之罪我宜分受既在其位胡可尸也。京
官取拙文則爭之黜宏詞則爭之有納賂之跡則爭之
有循私之跡爭之則必使金榜無一不出於公道。然後
一道之人咸作誦聲。凡為牧者小兇警止一邑大兇聲

滿一道人品於是乎可定矣

凡為查官檢官其以疑獄補者宜以子身親實之中擇
一端潔解事之人使之微行彼邑採其情實我到彼邑
乘夜相見或以書札相通然後發奸摘伏乃無誤決之
咎。每見查官檢官不遠行唯以陪吏認為心腹密問興
論陪吏受賂聽囑從中作奸或初查初檢未有誤決
而覆查覆檢無故翻案以致獄情疑晦寃者不脫或主
邑生事或容官遭咎良可歎也。○若居官日久明知吏
校之中有能不欺我者使之微行無所不可大抵我苟
剛明本雖奸雄今為能臣吏屬亦可使也

其所問情於漂艇者機急而行艱尤所惕心

漂艇問情其所自勉凡有五條○一異國之人禮當相敬吾人每見彼人剃髮夾袖心懷慢侮接對問答動失禮貌將使佻薄之名達于天下此一戒也恪恭忠信如見大賓是可也○一國法漂艇中所有文字則毋論印本寫本盡行鈔報往年有一漂艇滿載書籍幾千萬卷泊於茂長外洋問情諸官議曰將欲鈔報如精衛填海如有刪拔必城火及池遂掘沙場以累萬卷書埋之沙中漂人大痛亦復奈何李友儒修為茂長宰後得沙中出書數帙若三禮儀疏十大家文鈔猶有浸漬之痕余到

康津得淵鑑類函一卷朽敗已甚問曰此從茂長來耶其人大驚眼曰大凡天下之事力所不能本無罪罰挾山超海臣曰不能而朝廷罪之有是理乎宜臚陳則書籍但錄書名詳其卷數辭曰充棟汗牛梓無鈔辭之望故但錄書名不亦可乎此而遭遣唯宜含笑就理乃行推理之習暴於球壁之寶彼將謂我何哉每遇一事唯以循理為心勿以失職發恚則無此事矣○一問情必在海島島民本皆無告吏隸從行者憑藉接待恣行剽劫錫釜鉶嬰悉無殘餘一經漂艇數島必亡故漂艇到泊島民必拔劍闕弓示以殺害之色使之遁去又或風急石

惡禍迫呼吸者哀涕乞救者島民窺而不出任其覆沒
既沒死既回鄰密議焚船焚貨以滅其跡十餘年前羅
州諸島累有此事羔皮焚者數萬領甘草焚者數萬劬
其或逸出於火中者余親見之矣若是者何也本由昏
官不職吏隸使之縱惡故民亦垂泣而為是也海外諸
國若聞此事不以我為脯人駭人之國乎故問情官宜
明白嚴察禁其侵虐謂宜別借一大室列置錡釜使一
行吏隸咸處一室其所食米鹽官以錢買入排日支放
出來之日別自區處一粒之米一撮之鹽毋貽民害則
庶乎一日之責得以小塞也

早竟區外陸民島

○一見

善而遷小事皆然今海中諸國其船制奇妙利於行水
我邦三面環海而船制朴陋每遇一漂船其船制圖說
各宜詳述材用何木楫用幾版長廣高卑之度低仰軒
軒之勢帆樯篷繹之式權櫓桅柁之狀油灰艙箱之法
翼版排濤之術種種妙理宜詳問而詳錄之以謀倣效
顧乃漂人下陸遂將巨斧劈之析之即時焚滅此又何
何也有志之志既差是役宜以此為心○一與彼人言語
宜示仁惻之色其飲食所需務要鮮潔至誠厚意發於
顏色庶彼感概歸有好言

西路守令其迎詔使差員多名

迎慰使問安使或以守令權差餘如護行差使擡扛差使其名極夥要之此任唯柔順不生事則無怨矣每見迎一勅諸負於此大約之中又自生事相與排軋誠可悶也在路其列邑吏校之憑藉道路炬燎侵虐小民者我雖一時過去要須嚴禁痛懲○擡扛搬運者最是渡涉可虞雖有橋梁人馬相磨驛卒必由溪水以致沈潰衣樹生事遭譴者多矣最須嚴察

津船登岸之際亦有落水者

愛民第四

養老 赦災

慈幼

振窮

哀喪

寬疾

守令七事農桑戶口之等未知何人所定而節目虧豁靡疎莫甚近世以來上以是詔之下以是承之一若守令職責不出於七事故新進有才者雖欲盡職茫然不知着手之處余謂今之守令即古之諸侯也諸侯視天子具體而微即周官六篇孰非守令之所宜知乎今取大司徒保息之政彙括為愛民六條

養老

養老之禮廢而民不興孝為民牧者不可以不舉也

古禮大夫者老謂之國老庶人者老謂之庶老有虞氏

養廉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廉老於左學周人養廉老於
郊庠制見王今守令惟廉老宜養也禮記曰春饗孤子秋食
耆老月令曰春養幼少秋養衰老宜於秋成之後天寒
之前行此禮也霜降日無妨選男子八十以上與宴以八十
上其饌四豆餅羹之外其標回九十以上其饌六豆也禮曰六
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九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鄉飲酒之
法令彙括如是也○衰病不能來者歸饌於其家○如
有百歲者是日收以八豆之饌遣首鄉躬獻于其家可
也

董越朝鮮賦云國有八十之老則男女皆錫燕以寧其

恩自注曰每歲季秋王燕八十老人於殿妃燕八十婦
人於宮○國初歲以為常故董賦如此

張橫渠為雲巖縣令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于
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間疾苦
及所以訓戒子弟之義○星湖先生曰有孝而不悌者
未有悌而不孝者故先王之制悌達於鄉黨悌達於道
路悌達於軍旅其化根於國家之養老自有虞以來未
之或廢人患有費然禮七八九十各有豆數不可加也
或嫌人多則取其最尊或逐鄉取謂春取東村夏取南村無所
不可畧定儀式如獻酬之禮兼使下情上通宜少補哉

司馬公曰會數而禮物薄而情厚宜立為定限經時一會可也○又曰養三老五叟即聖主遺制漢明之後魏高貴鄉公舉之其後魏孝周武帝行之自是之後更無聞焉君道太尊下情不通至于守令亦皆妄自尊大此禮遂廢矣○案橫渠所行者即古養老乞言之義大學曰上長長而民興悌即太學養老之謂也守令欲行此禮亦當行之於學宮古者鄉飲亦有琴瑟而令所謂三絃者軍樂也不可用之於學宮必琴瑟鍾鼓乃可行也○又凡吉凶諸禮只有一賓一主宜於諸老之中以最尊者立之為賓乃可以行禮也凡拜揖唯賓一

人答拜答揖衆賓不俱動也宜先明此禮

養老之禮前期一日禮吏設幕次于鄉校在明倫之庭

鋪於地上厚其薦藉草○厥明鋪陳用素席牧之坐

西向耆老之坐北列南面東上牧在南列北面東上中人

層之○辰時牧以朝衣朝冠出即位○東齋掌議引導

老就門外之位西面北上立在門序齒○西齋掌議引

諸老中下就門外之位東面北上立序齒在門○乃以

東班之身一人立之為賓○禮吏出請賓辭曰縣令有

旨酒嘉肴請以樂賓○賓答曰令侯有命某實不德敢

辭○禮吏反命再出請曰式遵古禮敢固以請○賓曰

固辭。禮史三請曰：敢固以請。賓曰：某辭不得命，敢

不敬從。樂作。禮史引牧出，立于門內之東。賓由

闌西入，東向立。牧西向揖，賓答揖。牧入，就位。不

登席，西向立。掌議引賓入東班，諸老從。賓入，就位。

北列也不登席，南向立。掌議引西班諸老入，就位。南列也

不登席，北向立。牧鞠躬，拜賓，答拜。東西諸老皆不動。牧就

坐，賓及諸老各回身就坐。進饌，先耆老。進饌訖，牧

起，迺饌，先視北列，次視南列。皆先東而後西。牧反位，進饌于牧。

樂止。司尊酌酒獻牧。牧受酌，以授奉爵。司尊奉爵

儒生為之，西班則校生為之。奉爵受爵獻于賓，以次及諸耆老。

○耆老受爵，各置盤上。奉爵獻爵于牧。樂作。牧爵

受爵飲，諸耆老皆飲。饗畢，樂止。牧起，視饗，先視北

列，次視南列。乃徹饌，先耆後牧。乃乞言。禮史以

筆札獻于賓。賓以格言書于紙，以勉治理。禮史以

次受諸耆老言如此。受訖，以其紙獻牧。牧起立，諸

耆老皆興。牧拜，賓答拜。諸老不答拜。贊者告禮畢。樂

作。牧起立，諸耆老皆立。賓出至門內之西，東向立。

○牧出至門內之東，西向立。牧揖，賓答揖。諸耆老

前奏樂以出。其必設宴于庭者，坐牧於堂，養老於庭。

非禮也。養尊老於堂，養卑老於庭，非禮也。故庭而後可。

也○飲食享畢取油紙一張以授諸老使其懷身懷之
以歸○每一老許子房二人扶掖在後其無子房者族
人可也

歲除前二日以食物歸耆老

取男子八十以上各歸米一斗肉二斤具禮單存問子

則或等無妨九十以上加珍羞二豆簡餅蟹餅乾雜之類○請試思之

雖大邑八十以上不過數十九十以上不過數人米不
過二石半肉不過六十斤此豈難捨之財乎狎妓呼
倡以作一夜之歡而輕捐萬錢者滔滔是也士譏民詛
嫉其荒樂未有甚於是者是所謂捐財而買怨也監司

聞之不以為治績子孫見之不以載行狀天下之浪費
虛拋非此事乎曷若移其半穀以行養老之禮乎昔在

英宗之時守令養老者視為年例通來四十年餘絕
聞此事慘而行之不可已也

張旅軒顯光為報恩縣監與父老約月朔月半之會令
各言民瘼闕失補益糾正敦孝悌勵廉恥尊德行黜敗
俗○沈泛齋大孚為星山縣監存孤弱問高年每以歲
時饋米肉一如古事

慈幼 愛民二

慈幼者先王之政也歷代修之以為令典

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日慈幼二曰養老

去產子三人共之三日振窮○案慈幼者恤孤也鄭注

母二人與之餼忽以越旬賤之法為慈幼其義非也

汲冢周書云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管子云

國都皆有掌孤之職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韓詩外傳

云民有能敬長憐孤者告于其君得乘飾車駟馬○鑄

案此皆慈幼之政也傷天地之和氣極人心之哀惻者

未有甚於幼而失養者慈幼之政而敢忽乎

魏儒四孤論曰遇兵飢饉有賣子者有棄溝瀆者有生

而父母亡無總麻親其死必也者有俗人以五月生子

妨忌之不舉者種四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

非此家兒禮異姓不為後於是便欲還本姓為可然不

○宋庾蔚之曰四孤之父母不得存養其子豈不欲子

之活惟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為後而苟使其子不存

耶如此則與父命後人亦何異既為人後何不戴其姓

乎出通○鑄案收養四孤欲以為後者必氓隸之賤流

也禮之當否徐議之未晚

宋制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棄不育者許抱至局

書生年日月局置乳媪鞠視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局
取養之歲侵道無拋棄者

宋孝宗淳熙八年臣僚言饑饉之時遺棄小兒為人收
養者於法不在取認之限聽于養之家申官附籍依親
子孫法昨葉夢得守潁昌歲大饑仍為空名券坐上件
法印板付里胥凡有收養者給其券所全活甚衆乞下
州縣鏤板諭民通知出通○案此卽養之為子也
古之賢牧於此慈幼之政靡不單心

後漢龐參為漢陽守郡人任棠者隱居教授參先候之
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屏間自抱兒伏戶下

參思其微意曰水者欲吾清也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
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率而行之漢陽大治

劉彛知虔州會江西饑歛民多棄子於道上彛揭榜通
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中
看視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子養一境內子女無夭閔
者○葉石林夢得云在許昌歲值大水賑十餘萬人全
活惟遺棄小兒無由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何不
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之但患既長或來識認耳公為
閱法則凡傷災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為此法
者亦仁人也彼既棄之父母之恩已絕矣若人不收則

其誰與活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凡
得兒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數以為資事定按
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塹而置之襁褓

真西山和潭州別立慈幼舍立義阡以養遺孤

王詔知定州收養遺棄兒政化大行有蜀生道過定遺
橐百金來言詔曰笄社有為守者至則有守者一人生
問何不携去守者曰人有棄子者我守公不忍為流涕
語之我忍携金去使公流轉於我公之境矣○恤孤之
政其感人如此

德生社收棄兒疏云旱踵水災窮餓與流等相望疫因

饑發夫妻偕父子俱離所最慘者道上嬰孩氣奄奄而
猶泣路旁仁德心惻惻以徒嗟甚至死婦抱生雛豈是
虛家之鬼子乃有餓夫抱餒豎寧同郭氏之埋兒有口
不能言真能告無有足不能舉洵是窮民雖上天不能
齊物之情在仁人豈忍立視其死茲於袁酒巷民房特
開收棄廠公所量招老媪廣集羣兒始薦席於兩旁作
粥糜於數鑊病者方藥診療屬之良醫幼必啼拂撫鞠
責之衆嫗思延日寇氛劫掠何曾為守虜留財致古朱
善事吉祥端不外德門流慶仰乞於念溝中羸瘠曲為
恤其疾苦或能特省厨下盤飧施之此種流離特見多

男應兆祚必行於螽斯盛德世昌門定高駟馬矣。○案此非郡縣之令也。鄉社有德之人自設慈幼之局募財如是矣。

至我 聖朝慈幼之政度越前古詳著法例常勅令長

國朝實鑑 中宗六年命中外收育遺棄兒。○明宗三年命飢民遺棄兒為人收養者永給其人申明舊法。○顯宗三年春正月諭令中外收養遺棄兒從大司諫閔昇重之言。○顯宗十二年夏四月立收養遺棄兒法凡人取路旁遺棄兒者呈漢城府受公文任其為子為奴。○案此四條赫如星日而有司之臣不能申明唯壓良

為賤其律至嚴故力可收養者亦皆疑懼不敢收養良可哀也。昔余為京畿暗行御史 先王引見于迎春軒以遺棄兒收養事 聖恩申申惻怛懇切而檄察列邑無一人對揚 聖旨者民牧之不欲盡職厥惟久矣。○續大典曰凶歲遺棄兒小許人收養救活為子為奴而小兒年歲限及收養月日限一從臨時事目。○收養遺棄兒以三歲前為限若值連凶大無或限八九歲或限十五歲聽其兩邊情願或并後所生永作奴婢或限已身使役或限年使役隨其凶荒淺深收養延久一以臨時事目為準。○收養未滿六十日有始無終者並勿施

也○其收養滿限者勿論良人公私賤並許收養人執持文母官主無得推尋○其文母族親三朔前推尋者倍償收養穀物許令遠推其過限勿者聽○救活後厭避者以叛主論威勢還奪者以枉法論公私賤之官主○公私賤交嫁者收養遺棄兒為子兩邊不當者許其從良○凡收養者具小兒年歲容貌告官其小兒父母及里任切鄰詳查捧招成給立案○案此卽英宗朝所定也雖公賤私賤不許還本其至意在活幼也

大典通編曰行乞遺棄小兒收養節日用字恤典則○

行乞兒以十歲為限道傍棄遺兒以三歲為限○行乞

兒荒年限麥秋遺棄兒勿拘豐歉依節日施行○行乞

兒照縣廳式例給糧○遺棄兒擇流乞女人中有乳者

每一人分授兩兒乳母每日計口給米並給醬海帶也

雖非丐乞如有自願收養之人只授一兒宜量給米醬

○行乞兒棄遺兒自願收養者一依續典事目○案此

卽正宗癸卯所頒也雖非凶年其遺棄兒收養者在

所勿拘但有收養者宜立案成給

立案式○行縣令為立案事某鄉某里保人李好仁王

狀內本里有丐乞婦人抱兒來宿夜間身死兒今失乳

命在呼吸竊念小人老而無子收此孤兒養之為子宗

為合理查此男子年可二暮面貌黃瘦別無疤痕謹與
里任鄭得仁切鄰金有福等具由來訴官庭取招一如
所告許爾叔養永遠為子此兒設有其父或有本主日
後來認三朔之內倍償所養三朔之外不許還本載在
法典茲依法典立案成給永遠憑驗勿用紛爭○其欲
養之為奴者槩括為詞後所生並作奴婢或限已身後使宜明白言之○其兒
有父母者須具兩家與受文跡

若非饑歲而有遺棄者募民收養官助其糧

設難之年宜自賑場助糧平年募民適有貧婦應募無
以自養者收宜自出糧助之月給米二斗夏月月給麥

四斗以至二暮

凶年遺棄之外京城溝瀆之間或有遺兒多係奸淫所
生然天地生物之理不以其父母之罪流於其兒宜亦
收養許民為子為奴

收民心書卷之七

振窮 愛民三

鰥寡孤獨謂之四窮窮不自振待人以起振者舉也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此四者大司徒保息六政三日振

窮即謂是也然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齔獨則惟貪而無

依者謂之四窮其有財產者雖無六親不以四窮論○

收逆四窮厥有三觀一日齡二日親三日財年未滿六

十能自食其力及已滿十歲能自行求食者不暇恤也

雖無六親父子兄弟尚有親家力稍贍可以

收恆者官宜以善言誘之以危言怵之使之收恆以時

察飭而已不暇恤也其有財產者不暇恤也○三觀皆
極真為窮人之無所歸者於是乎官養之○鰥而獨者
月給粟五斗寡而獨者月給粟三斗又全免其徭役選
鄰里有德者使之館接○窮而至此者天下蓋絕無矣
訪求一邑必不過數人名大實小行之不難何憚而不
為哉一年所費不過數石之粟而道接先聖名流後世
而足惜乎

大明律曰凡鰥窮孤獨及篤廢之人貧窮無親屬倚
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六十若應
給衣糧而官吏剋減者以監司自論罪○律令如此雖

欲勿恤之又可得乎

過歲不婚娶者官宜成之

越王勾踐令曰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

有罪出越○漢惠帝六年令曰民女子三十不嫁罰五

算一算之錢○古者三十而有室二十而嫁斯蓋不得

過之大限然男子宜以二十五為大限必不拘也

柳仲郢在官不貸贖吏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
皆為選婚出捧錢為資裝嫁之○孔戣為廣州刺史女
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時

沈內翰文通治杭州有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

以公使錢嫁數百人。○趙清獻公在官為人嫁孤女二十餘人。○王質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間其用幾何以捧錢與之使婚。

咸寧雍公恭巡監兩淮見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檢索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女兒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楊繼宗知秀州富民有患婿貧告停婚者繼宗責富民輸二百金聽別擇婿既諾之曰我以此付爾婿立家爾女得所矣令即日成婚。○東崗李昆撫甘肅地邊虜婚之後邊送者携妻孥伏道而泣皆昔之復配也。

夫勸婚之政是我 列聖遺法令長之所宜恪遵也
經國大典曰士族之女年近三十貧乏未嫁者本曹啓
聞量給資財其家長重論

正宗十五年辛亥春二月 上閱士庶貧窶男女婚媾或不以時京兆五部勸成期遠者趣之官助其資裝錢五百布二端月輒以聞時惟西部申德彬之女年二十一金僖集之年二十八二人愆期六月初二日 上曰予念五部多鰥臆勸而成婚者無慮百數十人惟西部

二人禮未克成烏在其導天和而諧物性也事貴齊始政
期勉終可勸德彬億集俾完好事言既定上喜曰匹夫匹
婦爰得其所未有如金中夫婦機會巧羨非常可若喜
此之奇也出李德懋雅亭集○為民牧者能體 聖意而行之
則斯可曰盡職也夫天地之間其壹鬱不宣未有甚於
男女之過時者讀周南召南諸詩斯可以知其情矣為
民父母豈可忍歎

每歲孟春選過時未婚者並於仲春成之

選邑中男年二十五以上女年二十以上其有父母親
屬反財產有據者督成之慢者有罪其絕無親屬絕無
財產者選鄰里有德者使為媒妁求匹以成之官出錢
布若干以助之袍帽帶靴燭籠黑衣之屬自官借之或
貧富交濟或兩窮相合而收之一勸勝於凡民之百言
何惜一言不樹此陰德哉

合獨之政亦可行也

管子曰凡國都皆有掌媒取鰥寡而和合之此之謂合
獨○合獨亦善政也每見鄉村寡婦或其身地不賤者
雖有改嫁之志羞恟多端必有老猾牙安陰謀秘計聚
鄰里惡少乘夜竊負紛爭鬪毀傷風敗俗或以行露之
情誣作強暴之辱既玷其潔又敗乃事曷若牧以禮勸

之使匹夫匹婦各得其所哉此事雖不必發令宜諷諭
百姓使知古意

哀喪 爰民四

哀喪之禮民牧之所宜講也

古者朝臣有喪國君必躬弔之視其小飲視其大飲飲
有贈襚英有贈幣推其義也守令為官吏宜亦有恩魏
令曰官長卒吏屬齊衰蜀譙固曰權假斬衰代至而除
見通以至後世亦皆齊衰將責下報可無上施凡吏校
身死或遭其父母之喪者宜以紙燭致賻饘粥勸飲粥
官曾在左右者或死或喪亦宜如之至其葬也以一盞
之酒二豆之肴遺禮更致奠未可已也○鄉校齋任其
我來後行公者宜亦如之雖外村風憲其累月行公顏

面親熟者亦宜一例。○境內有朝官出身及孝行才諳
曾經薦報及大學生或文藝超等者宜示如之。○侍奴
及門卒一應官屬皆有饋幣之慰
有喪蠲徭古之道也其可自擅者皆可蠲也

禮運曰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期不使。○
越語云勾賤誓于民曰當室者死三年擇其故支子死
三月擇其故。○劉向說苑曰古者有親喪者不呼其門
有齊衰大功之喪者五月不服力役之政有小功之喪
者未葬不服力役之政。○繡業雜記王制亦有不從政
諸文鄭注以為蠲徭殆不然也。○今兵曹及三軍門保

錢保布不以喪蠲惟均廳之選武軍官許其喪頃本音

音脫身有故之意

西路除番軍官許其喪頃本音今宜畫定其法

凡有父母之喪者自喪百日之內其應一烟戶雜役許
其寬免庶乎得古意也然詐偽既繁虛實難分斯不可
不慮也

民有至窮極貧死不能斂委之溝壑者官出錢葬之

詩云行有死人尚或謹之行路猶然况於民為父母者
乎。○平日宜傳令民間若有如是者隨即報聞其有鄰
里親戚可以相恤者不必報聞相議斂埋既不相恤又
不報聞其有罪罰。○報既至官出錢數百俾斂其身又

令鄰里親戚各出力棺而埋之

黃霸為潁川太守鰥寡孤獨有死無葬者霸具為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徃皆如言咸補神明

范忠宣知太原府河東士狹民衆惜地不葬其先公遣僚屬收庶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一路諸郡皆倣此葬以萬數計刻石以記年月

其或饑饉癘疫死亡相續收瘞之政與賑恤偕作

續大典曰京外癘疫時全家合沒而未得收瘞者恤典舉行○嘉慶戊午冬寒疾忽熾余在西邑首舉收瘞之政

吏曰無朝令行之無功余曰行有令矣五日五日於死止之簿其無親屬者官出錢斂埋如是日餘朝令始到監司督簿急如星火他邑皆倉卒於簿累被論責余以已於者上之帖然無事吏亦大悅

或有觸目生悲不堪接納即宣施恤勿復高度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率^舊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舊哀經數百人管理甚具者公亟命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贈斂棺槨皆所未具公即憮然撤宴席厚賜給之使其畢事生客感歎有泣下者

鄭瑄曰有一等沮善者見助善則曰生者貪而重見施

濟則曰賑窮親為重果爾則親仁民必完一件而後
做一件耶夫施因當厄事就易舉心隨觸偶逐處可行
多方難入者必非實心固急可知也

或有客宦遠方其旅櫬過邑其助運助費務要忠厚

范文正公知越州時有屬官孫居中卒於官子幼家貧
助以捧錢百緡且具舟遣牙校送之歸仍作詩曰十口
相依泛巨川來時煖熟去凄然闕津不用詢名氏此是
孤兒寡婦艱

趙清獻公得虔州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
北公造船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
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悉授以舟復
量給賻物歸者繼於道○趙文節廣收黃州時余為迎
詔使同吏改堂間甚舉過去問之曰沈校理興永為雲
山守政於官令歸葬也趙公輒召吏致慰于護行者具
粥飯以餉一行致賻錢三十兩既而不復出帛余問其
故答曰旅櫬過邑致餉致賻古之道也然吾今不知死
亦不知生帛則無名也余至今歎服

寬疾 度民五

廢疾篤疾力不能自食者有寄有養

瞽者跛者癩者癩者為人所賤惡又無六親流離不安者戎其宗族自官保授使之安接○其絕無親屬無可依據者尋其鄰里擇有德者保授蠲其雜徭俾防其費○周禮保息之政五曰寬疾鄭玄云若今癩不可事不等卒也漢法寬也者寬免其征役也啞者閹者不好食力瞽者賣筮跛者結網亦或有自給者惟其篤廢者在所

顧恤

凡殘疾之民免其軍筭

今之牧者強戾不仁村婦抱乳孩訴于庭曰此兒入于窻今已癘矣新差選武軍官乞蒙寬免收日不猶愈於田中之草偶乎不聽嗚呼收如此尚可以為牧乎凡此瞽者啞者兀者閹者不可簽不可徭也

天行瘟疫或無名時氣死亡天札不可勝數者自官救助經國大典曰病貧之不能賣菜者官給外則本邑給醫藥

宋嘉祐中黃州民病疫瘴大行得聖散子痊活者不可勝記蘄東坡撰文勒石以廣其傳聖散子之功益著徽州鄭尚書在金陵用此方治傷寒活人甚衆○聖散子

者蒼朮製防風厚朴炒豬苓澤瀉煨各二兩白芷川芎
赤芍藥藿香柴胡各半兩麻黃升麻羌活獨活枳殼吳
茱萸泡細辛藁本伏苓各七錢石菖蒲草豆蔻良薑各
八錢甘草二兩半大附子一枚右為粗末每服三錢水
二鍾煮一枚煎八分稍熱服○張介賓曰治一切山嵐瘴
氣時行瘟疫傷寒風濕等疾有非常之功如李待詔所
謂內寒外熱上實下虛者此藥尤效通神大能發散寒
濕驅除瘴癘實有超凡之效也○荻菴李基謙為文義
縣監值瘟疫大行製此藥以施下民旁及清州沃川所
全活不可數也○余在康津值嘉慶己巳甲戌大饑厥

明年春瘟疫大行余以此方傳之所全活亦不可勝數
或用泡附子無靈必用生附子乃奇驗也本方無泡字○為
牧者若值瘟疫宜用數萬錢大製此藥令醫吏輕價賣
之可以廣濟也其價本輕一貼不過錢七葉雖貧民不難服也
○或云北方不如南方之效理或然也大抵饑饉之餘
民氣虛損輕者溫散甚者溫補熟地黃當歸乃可全活其
用寒涼者多敗事

麻疹盛行人多夭札其方甚多昔孟介石特著一方募
人廣施輕者三五服重者六七服亦多痊活○其方曰
紅花三兩石膏煨二兩乾葛當歸尾赤白芍各一兩荆

芥地骨艾桔梗各八錢尺壳六錢赤芍藥牛蒡子陳皮
各五錢貝母甘竹各四錢薄荷三錢石細末每用末三
五錢水煎服○其有出格三焦以生疫症者李獻吉製
三皮二肉湯亦多奇驗其方曰苦鍊根白皮三錢陳皮
山查肉各二錢木瓜五片烏梅五箇川椒去日二十粒
使君子肉一錢水煎調雄黃枯即末各一錢服○此二
方宜亦試之

陳堯叟為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
服藥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貴州驛舍地方賴之又
以地氣蒸暑為植柳蓋井每二三十里必置亭舍什器

人免渴死○蘓軾知杭州歲值饑疫日遣吏督醫四出
治病全活以萬計

辛公義

隋文帝時人

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

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與置廳事暑月廳即皆滿公義
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錄其醫業身自省問病者既愈
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
漸謝而去○凡瘟疫傳染皆由鼻孔嗅其病氣凡避疫
之法當以不嗅氣為限界凡問疾宜於上風處傳立相見
風勢氣可知辛公義適氣實故不染耳

許相國積為賑恤提調身至瘟疫察視病人監瘞死人

柳將軍赫然亦不畏瘧西池上有全家疫死無人歛埋
柳公親自歛之

救災 慶民六

水火之災國有恤典行之惟謹宜於恤典之外救自恤之也
備局要覽曰漂沒頽廢燒燼人家未滿百戶者考例顧
恤大户米七斗中戶米六斗小戶米五斗過百戶以上各
別顧恤大户米九斗中戶米八斗小戶米七斗滄死噉
死燒死恤典各支雜穀一石噉俗字也虎啞曰噉十五斗為一石○凡恤典
例以還米出給還米皆批牒而已凡給恤典收宜目前
器簞以領之其耗損必多每一石救出米三斗以補之
其未滿十二斗者宜令倉吏當之○恤米之外牧躬
臨其地就附近私養山借伐材木論定其價許除山

主徭役限年勿侵當價而止山主無罪不若株數些少

不必然也○又於附近會倉出空苦優給之 被災人

家其貲產饒富者但給空苦勿給材木世苦俗謂被災

民戶宜蠲徭役一暮而止○滄死者死者一夫之厄也

若既破其家又殞其身者恤典不可置施從其厚者○

虎咬死者恤典之外不必加焉但當獵虎以報讎而已

詳見除害條

凡有災厄其救焚拯溺宜如自焚自溺不可緩也

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風反而火尋滅

○按此誠偶然耳然昆於此時必涕泣焦燥其至誠惻

但有足以感動天心故江陵之人歸功於縣令若冷淡叩頭而止則必無此言

王尊為東郡太守河溢侵鄒子金堤老弱奔走尊親執

圭璧祀水神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堤上吏民數萬爭

叩頭止尊身終不能去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惟一

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漸却

宋士俾知遂寧江有堤水蓄其趾士俾索胡床坐堤

上左右請避去不許移時水落時人以此王尊

陳希亮守滑會河溢魚池堤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

於所決吏民涕泣吏諫公堅卧不起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

蘓軾自密徙徐時河決匯於城下富民爭出避水軾曰
吾在是不致壞城驅使復入而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其
卒長告之曰雖禁卒且為我盡力卒長應曰太守不避
塗潦吾儕敢不效命乃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
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民安乃安
知制誥韓絳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堤民依邱塚者
凡數百家水大至絳出令曰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
操舟楫盡救之已而立塚潰

晉陵張公治州信夏六月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夜半水
破城滅府寺巷民廬公趨譙門坐其下飭吏士收民鰥

孤弱老癯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

王荆公集

思患而預防又愈於既災而施恩

焦頭爛額不如由突徙薪峽中民家地卑水近者宜於
平日戒其遷移若已成大村不可移動者宜於夏月豫
備舟楫又凡大村宜飭鑿沼貯水或置甕儲水又凡救
火之法以草席苫席俗名曰網席濡水以覆之濡物救火見春秋傳若
仰屋潑水徒勞無益也通邑大都如平壤全州者宜備
水銃十餘具

後漢任公文知有大水自貯大舟至期果大雨水湧十
餘漂壞廬舍 廉范為蜀郡太守先是蜀郡有火災

禁人夜作以防災范乃儲水而已歌曰廬叔度來何暮
不禁火民安作昔無祿今五袴

宋陳良弼知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城實以
八舉城惶擾不知所為公豫具薪藁不終日以塞州人
德之曰無陳公吾屬何如矣

程文簡琳守益州正月放燈吏民聚遊公先戒吏為火
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
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

李命俊為西原縣監邑治近大溪素有水患一夕水鳥
來集官庭公曰此水神也戎吏民為水怖未幾水大至入

城漂廬舍民賴有備得以全活

黃進為同福縣監適值大水人民漂沒公親自拯之有
老嫗既免而呼曰亦取我瓢子也

凡遇災當與民同憂致其仁惻力所不逮民怨之

昔金校理熙采知嚴粟縣時大水九月山崩覆沒者三
十里人命殞者未稼傷者至不可算金公出視百姓迎
哭金公下馬執民手同哭百姓感悅謂死無恨哭定詢
民所願即自山下馳往巡營不入凡民所願悉要狀聞
事之終日監司苦之謂公仁而昧事狀請與能者相搜
銓曹許以安峽縣監相搜金公將棄官歸百姓遮道執

鞞圍之十匝公留村家十餘日民小懈弛備公乘夜得
脫身逃歸百姓會哭于境上如孩失母由是觀之牧民
在仁不在政也

吏典第五

吏考

御衆

用人

舉賢

審物

東吏

東吏之本在於律已其正身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行

民以土為田吏以民為田剝膚髓以為耕耨頭會箕
歛以為刈穫習與性成認為當然不東吏而能牧民者
未之有也然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者天下之達道也牧
之所為不足壓服而惟以東吏為主令必不行禁必不
止威必不振法必不立自荒自淫而常曰吏俗極惡者
不通之論也○俗吏每以嚴刑猛棍為東吏之本然不

廉不慧以猛為主其弊也亂

高陽王雍為湘州刺史曰為牧之道亦難亦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曰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曰是難楊龜山云孔子曰御下以寬然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成不官府須要權當在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無妨○忠簡公趙鼎在越唯以東史恤民為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

思齋撫言曰李世清經學精熟訓誨不倦一時宰相多出其門吾兄弟亦門人也顧無才幹出知青陽縣崔淑生

新除觀察使一時門人皆以青陽付囑曰吾師學問清操慎勿妄貶崔公唯一出初考罷黜及歸諸宰徃見曰湖中一道豈無猾吏而催科政拙者居下乎崔曰他邑雖猾只是一賊民猶可堪青陽雖清六賊在下民所不堪六賊謂六房之吏由是觀之雖文學淹博不知東吏者不可以牧民也

洪州吏習之奸猾甲於湖右柳叅判誼牧洪州清儉自持至誠愛民吏屬咸悅蒲鞭不用而毫髮不犯余以此知律已為束吏之本○趙庶尹鼎玉為平壤倅廉明達物吏不敢欺不刑而威觀者異之斯皆正己以正人者

也

李文節燕居錄云在公堂行一私枉一法瞞不過吏胥
在私宅行一法蒙一物瞞不過僮僕○陶柘林云居家
為婦人們愛憐朋友必多怒色做官為衙前們歡喜百
姓定有怨言○此二條千古名言

牧之所好吏無不合迎知我好財必誘之以利一為所誘
則與之同陷矣

每見官長初到其發號施令多有可觀既到數月為吏
所誘則反舌無聲而腐鼠其嚇矣

呂氏童蒙訓曰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

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動舉大抵作官
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

惜也○官偷災十結災昔獨稅謂之災吏之十結不可禁也官
防結一結餘結微米者吏之百結不可禁也官翻穀百石吏

之萬石不可禁也百事皆然豈不哀哉

不知以為知酬應如流者牧之所以墮於吏也

吾東之人文臣少習詩賦武臣少習弓矢此外所學即
馬吊江牌挾娼轟飲而已上為者窮太極陰陽之埋河
圖洛書之數凡此數件於人間萬事絕無所當唯弓矢
為實務亦與吏事無涉一朝去家千里兀然獨坐於羣

吏萬民之上任之以平生不夢之事其遇事魯昧於理
當然乃牧以魯昧為恥以不知為知一應發辨施令皆
不問曲折隨手着押酬應如流自處以圓通不滯此牧之
所以自陷也凡出一令一牌宜向首吏該吏詳採其根
差違其枝條直窮到底自心爽豁然後乃肯押之不過
數旬明達事務靡不通矣余久在縣城每聞新官生澀
採根者其老吏議之曰其兆可苦其應酬如流者相與
笑之曰其兆可知東吏之要亶在是矣

齊之以禮接之以恩然後束之以法若能陵轢虐使顛倒
詭遇者不受束也

曹彬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 朴媿菴知盜言云昔

先君為宰時戶長吏房有罪則先避其任然後罰之此

為厲廉恥之道也

治谷三
官記

相望點考之外出其不意無時點考非禮也俗謂吏屬
出村侵虐小民故無時點考使不得任意出入然吏之行
惡不必躬出遣其子弟亦足侵民何可防也中夜舉火
呼張叟李政令顛倒反損威重凡時有職名者例不遠
出惟無任閑居者時有此弊府中或有閑雜事務召而
使之不即入來者知其出村便可施罰不露形跡自就
團束無時點考不可為也若奴隸之屬別點亦可○

吏之曲腰不知所昉今京司諸吏佞首而已未嘗曲腰
卸吏何獨然矣余嘗疑之及處南土知曲腰之法本出
古人深意不可愛也吏之為物驕逸放姿眼無官長灑
指士民若無曲腰之法其所自處尤益尊大不可制也
項索掛石倒懸垂地皆是駭舉君子所不為也其或慢
憲者徐數其罪不曲腰之罪使伏磚上移時命退無妨○其有
父母疾病及意外災厄官且撫存拯救有喪致賻有廢
具助然後惟其上竊下攘之罪是防是徵則吏未有不軌
者也○吏曩屈蟻行應對如流官俯視如蟲豸時以
小智淺術顛倒闔闢自以為握之放之惟意所欲不

知此輩如蓬旅之主慣經行人誠為虛實語並在目
比有伏庭相與哂然竊笑及其出門譏嘲萬端將何益
矣但當以至誠待之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有罪則
罰之無罪則恕之一循常理無用霸術斯可以服其心
矣

吏屬叅謁宜禁白衣布帶

凡受叅謁牧著朝冠烏紗吏屬安得以白衣布帶入庭
乎今京司叅謁書吏皆著紅圍領法本然也惟在巷起
復者許其黑笠黑帶起復者許勿入庭叅謁但令出入府中以專事

吏屬游宴民所傷也嚴禁屢戎毋敢戲豫

官吏挾娼會飲本有刑律近見為牧者縱其游宴登山
汎水歌舞遂作百姓見之疾之如仇雖吏行其樂牧殺
其悲不亦妄乎宜嚴禁之○或時和歲豐春暄秋晴而
府中小事思欲一覽宜令白飯青蔬登山臨水為淡泊
之會

吏廳用笞罰者亦宜嚴禁

小吏奴隸之私相戒飭者不必盡禁然決笞十度以上
宜令稟而行之○凡下民之不隸官者毋論邑民村民
一笞不可許也亦須先期約束俾勿犯也

猾吏敗散者出村求乞必先事戒之俾勿犯

猾吏驕奢淫佚及其敗也巡行村里求乞錢穀或以本
里還穀許其除留以納逋欠牧必知機先戒曰汝犯此
罪必罰無赦既而廣得之照法重繩不可原也

卓茂為密令視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不忍欺民有言
部亭長受其米肉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
之受乎將平居自以恩義遺之乎民曰徃遺之耳茂曰
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
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
曰汝為獎民矣吏顧不當乘威力強求請耳亭長素善
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是律何故禁之茂笑曰

律設大法禮循人情今我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且歸念之。卓茂者鄉愚之鄙夫也。其行事本然民之訶吏例不盡言民舉其一牧反其三乃得其情今也不疑吏橫惟咎民險不亦昏乎民若樂遺必無此訶不樂而必有隱情豈可徑謂之弊民乎小民如小兒疾痛疔瘡不能自言縱一言之不能明言嗟呼其可哀也已

呂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能愛善惡也若窮之則惡奸無所容故告以慎勿擾耳。此亦有弊之言近世宰相習聞如此之言一切是非善惡皆欲混沌而不分民之受傷者多矣

北史宋欽道齊歷位中山太守好察細事其州府佐吏使人間者先酬錢然後敢食臨蒞處補為嚴整後漢吳佐為膠東相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布衣以進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自首具談父言依曰祿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牧民心書卷之八

東吏下

貧額少則閑居者寡而虐歛未甚矣

周禮府史胥徒皆有定額若鄉黨州族卽京城五部之類也遂縣鄴鄙卽畿甸列邑之官也然其府史胥徒皆有定額則中外之吏無異制也然且府史之數其額極小太宰大司徒衛門府不過六人史不過十二人胥不過十二人惟徒百二十人遂人府不過四人縣師府不過二人虞夏殷周之制吏額之絕小如此古聖人為萬民慮若是其深且遠矣吾東之制全不師古京外吏額

莫不澆亂京司猶有定額外邑全無限制多或至數百

安東羅州等

少不下六十曹處羣居黨比傾軋傷風敗俗所

為凶惡然且房任補要者

房任職

大邑不過十窠小邑

不過五六縛頭爭門僅獲一窠擗掌奮臂思得一產其

行盜作奸割膚啞血容有既守御史定額之議其來已

久故將臣李漢豐屢有

進奏暗行御史李勉升亦有

書啓而大臣藩臣視為閑事任其潰裂良可歎也○今

宜以田結多少畫定吏額每田千結置吏五人萬結之

邑置吏五十歲不足矣○史之減額亦吏願之但云監

司巡歷探候待支派差至廣非數十人所能為也此事

之外都無所拘大抵今之監司萬廢之本衆弊之源凡

外邑之事推究獎源皆抵監司此其一也○總之吏額

汰定非收所能然老者去之穉者去之每田千結置吏

五人試其文美可居任職亦可粗成規模不可一任其

雜亂也

韓魏公為益州安撫使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

十人○藥泉南相國九萬嘗在兵曹汰吏者近百人无

菴上疏曰府史胥徒實耗國之大蠹不可不省汰今兵

曹所汰近百誣謗朋興然其利益已不貲矣伏願 聖

明亟令諸曹一例汰省焉○毋論中外汰吏者當今之

急務也

胡大初曰臺郡之吏有名額有廩給故人人皆有愛惜
已身之意臺郡如巡營縣吏則不然無額無廩而縣官日用
則燈燭柴薪無不買辦縣官生辰則星香圍綵皆欲備
供士夫經從輪次排辦臺郡文移哀金遣人財何自來
不過欺取民財耳○案此中國縣吏亦無額無廩若其
供辦之勞又甚於吾東之縣吏也○吏之稍饒不可遽
議惟大革田制始可經紀詳見余田制考今姑畧之

隱結之牛以為
吏廩亦有餘矣

通考載吏祿之法云宋英宗四年頒募役法於天下內

外胥吏素不賦祿惟以受賕為生至是用免役錢祿之
有祿而贖者用舍法重其坐初時京師賦吏祿歲僅四
千緡至八年訖緡錢八三十八萬有奇京師吏舊有祿
及外路吏祿尚在數外○神宗熙寧四年詔三司凡民
承買酒麴坊場率千錢輸稅五十儲之以祿吏○斯皆
苟且彌縫之法不可取則也

經國大典曰鄉吏特立軍功者一子免役中雜科者並
免子孫役○又曰連二代立役則雖訴本非鄉孫勿聽
○又曰厭本役而逃者同類人捕告十人以上免役二
十人以上並其子免役九人以下則每一人免三年役

○案國初法紀嚴肅吏術剛廉郡縣小吏不足以瞻其
八口故視為苦役逃者相續至以捕亡者為刃立法如
此其民生之安樂可知也今也鄉吏入仕者爭門碎頭
如赴科官小縣之吏或近百人不可相容於是私自設
法或父子不許同仕或兄弟不許三人利厚味濃於此
可見而民生之憔悴亦可知也謀國者可不慮乎
今之鄉吏締交宰相闕通察司上級官長下剝生民能不
為其所屈者賢牧也

萬曆以前吏橫未甚倭寇以來士大夫祿薄家貧而國
中之財盡入於五軍門養兵於是貪風漸長而吏習隨
壞數十年來日甚一日今至極盡地頭余在民間探究
弊源一朝貴受賂也一監司自封也一守令分利也
其締交宰相厥有三路一曰謫交二曰官交三曰由交
謫交者何也貴臣謫降其奸猾搢時者伸手擎之慷慨
忠憤有若尚氣好義者然貴臣初逢流落窮愁沮蹙忽
過此人感錫骨髓防禁方嚴而此吏通其書信飲食方
苦而此吏繼之酒肉他生冥報與之相約一朝世局翻
變龍起洛波則此吏薰天勢焰與之同隆不惟是也貴
臣流落猶有其黨尚秉朝權謫中所請其施必迅金鷄
未唱而先享其利此吏之所以好義也既交之後土紬

細布珍繡大艱妻輸其門於是守令辭朝先託此吏監
司飲餞已聞其名上官之朝進而賜顏行部之日召而
賜餼於是退而行惡無天無地此其一也官房田庄多
在遠方官房之孫又多權門照管庄事遂得締交得勢
行惡亦如上法其此二也所謂由吏由吏者謂之由吏解涼
則絕之矣則歸之受之者不知我矣但見彼忠以賂為
贈以囑為乞盡力推薦以固其交得勢行惡皆如上法
此其三也○上官之日召羣吏令曰我來之日某宰託
某吏係是令前姑不深治自今日下令之後如有一尺
之札復入官門則厥吏嚴刑一次永汰勿叙官不食言

汝其觀之遂以此令大書刻板揭之吏廳如有犯者如
約勿貸余久在縣城之中見縣令黜陟專在吏手巡營
邸吏與吏相應虛譽究証惟意所欲此由監司縱吏廉
問信為腹心故也曲在監司非牧之所能救也然是非
之心得於天賦牧之所為清明無累則縣吏邸吏亦不
為是若其所為不法而詔附奸猾欲免其害者一孔終
防一孔又潰終亦無益惟有自修二字猶為遠害之良
策也○大典有原惡鄉吏條其律至嚴若是者殺之而
後乃除民害然守令無殺人之權宜密議於監司以圖
行法

經國大典曰元惡鄉吏操弄守令專權作弊者陰受貨賂差役不均者收稅之時橫歛濫用者冒占良民隱蔽役使者廣置田庄役民耕種者橫行里閭侵漁營私者趨附貴勢邀避本役者避役在逃隱接村落者假仗官威侵虐民人者良家女及官婢作妾者許人陳告亦許本官京在所本邑人仕於京為宰相者名曰京在所告司憲府推劾科罪犯徒者永屬本道殘驛吏犯流者永屬他道殘驛吏守令知而不舉劾者以制書有違律論○案法非不具患不行耳 祖宗制法如此無故弊之不用抑何故也京在所舉劾之法使上下中外血脉流通風聲振動小民

之幽冤隱痛得以覺達此法廢而郡縣小吏放恣無忌天地不怕矣噫將若之何

史記酷吏傳云甯成為人上操下如束濕薪韋昭云

柳公綽劄度山東過鄆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犯法法在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盧奧累任大郡治有異績人畏之如神凡治奸惡既斷其罪又以其犯刻石立門再犯必致之死籍謂之紀惡碑○按紀惡碑即上古帝王之法也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而殷襄罔鼎

皆刻饕餮之形有首無身以象刑戮以寓警戒此本紀
惡之義而山海經又以饕餮檣杙皆作惡獸之名故此
義遂晦耳近見御史察使或執原惡鄉吏刑之配之非
不嚴矣此吏權力素重轉眄之頃安然在家指顧之間
遂已還職行惡如故莫之誰何余謂御史察使既發
其罪遂於布政門外刻石紀惡此石未泐不得復仕則
必能懲其罪矣士大夫陷於贓汙或至終身不叙元惡
鄉吏則歛忽而脫萬法如此不亦踈乎
陳希亮為雋都守老吏曾腆侮法粥獄以公少年易之
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叩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

捨之

首吏權重不可偏任不可殺召有罪必罰使民無惑
胡大初曰任事之人令或倚以為用彼輒妄自誇說謂
事無大小是非曲直率由於我汝乞我金若干乞與我
令汝事必勝已而果然吏之溪壑未能而令之惡報已
彰矣○每見昏官必以首吏認為腹心中夜密召以議
庶務吏之所以媚悅其牧者不過田稅作奸倉糧翻弄
以取其贏羨賣訟粥獄以唆其賄賂而已牧食其一吏
竊其百而烹罪既發唯牧當之不亦悲乎

乃精密分其細條為民牧者先以剛嚴之威怵其心膽
復從別歧鉤問奸狀許赦其罪則不測之實有時乎呈
露矣

朱子曰大抵做官須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
家被文字義了討頭不見胥吏便來作弊五子近○又
曰做守令如胥吏沈滯公事邀求於人其弊百端須嚴
立程限要如期他限日到自然邀索不得

取衆 史典二

軍校者武人麤豪之類其戢橫宜嚴

凡城中之人其不學無文麤悍不帥教者必授軍校扶
娼會飲以為職分毆人劫貨以為生理其職總有三路
一曰將官即千總把總之類也二曰軍官即兵房掌務
之類也三曰捕校即討捕都將之類也○將官侵擾富民
小不如意輒以哨官旗牌官困之凡之或差其避者以
求行賂或督令人當以奪農時皆牧之所宜察也軍
官或為差使如得好官打家劫舍索賂徵例凡將差所
到漚酒壓麵投鷄擊承牧宜知此弊除非追捕逆賊不

宜輕出將差每見民牧之不曉事者凡徵稅收糧粵自
茲令之初先出將差名之曰檢督曳擯摘釜縛受批媪
凡檢督而過聽戶歎傾里閭番瑟寧以催科政拙終受
下考浙不可放虎殺人自積惡也○凡捕盜軍官毋
論京外皆大盜也與盜締交分其贓物縱盜行賊授以
方畧官欲捕盜先沽松棧使之遠遁官欲殺盜陰喉獄
卒使之放逸千罪萬惡不可殫述最是市場監察例委
此人於是縱盜入市以竊貨賄商實知此畏之如虎攫
米糠絮莫敢誰何以致物貨不集實遷路絕其嚴束之
方不容小忽為牧者宜知此弊別歧廉察執其犯者猛

棍嚴微俾褻其魄庶乎其害小熄也

門卒指古之所謂皂隸也於官屬之中最不率教

門卒或稱日守或稱便令或稱羅將此輩本皆浮浪無
根之物或以倡優投入或以宦偶翻覆皆最賤難化之
民也而手握之權總有五事一曰閹權二曰杖權三曰
獄權四曰邸權五曰捕權執此五權故下民畏之如豺
狼為牧者縱其為虐民斯為困矣○閹權者民抱杖至
門若其訴關係吏屬閣則阻之歷日徊徨徒失傭雇民
竟呼泣而歸牧須先期約束三令五申俾民入庭如入
母家乃民牧也猶有犯者宜用上刑○杖權者官怒雖

嚴手下猶輕者知有賂也官本無言下手忽猛者知有
怨也賂而輕者哂而怨之猶云可也民損財以行賂亦
可以懲其罪不必
為重傷怨而猛者曾然視之大不可也亟宜下令使之
從輕微搜隱情嚴治其罪○獄權者枷械之蒙脫也詳
論在刑典條○邸權最為民弊國典官屯田大邑二十
結中邑十六結小邑十二結此本門卒之餼廩也世道
日降守令食之乃以門卒為外村之邸人通主一飯之
價或至半百一令之傳或討數百麥秋木秋木棉之秋
翁媪雜出徧行求乞或補動鈴或補釣鯢或補羅家稅
攘之攫之以充谿壑而南方諸邑又有所謂動皮租主

人役混同還上之穀作為惟正之貢又與軍官風約面

台表裡朋奸簞美軍丁赤子始呱已簽其名黃馘新寓

遂籍其家收既深居何以聞矣徭錢稅徭錢者民倉
庫錢之類

錢軍錢倉錢者還
耗作錢星火槌剥當下畢欵馬昂江牌放債

殖利謂民拒納瞞出朱牌書名未
杖負欠而逃再徵民間

斯皆邸卒之作奸也大凡催科之法量力以寬之陳義

以諭之民未有拒納者牧宜知此勿放邸卒但令風約

督納靡不及矣○捕權者官之召民誰敢拒之或訟民

誣訴或軍吏終訐官則信之輒發差使紅帖到村印傳踏

令原有禮錢富者五百貧者二百牀以朱繩雁酒烹豚

一村騷然如逢亂離牧宜知此凡盜賊之外勿遣捕卒
○西路有保率之軍名曰保率本名曰保率日歲徵二百不畢軍簽南方
有契防之村歲徵萬錢以免公賦民之憔悴役之徧苦
皆此類之故也官欲罪之輒曰新迎服裝亦於此巡歷
供頓出於此若罷此法即孔雀之尾不可以挿頭乾鵲
之衣不可以掛肩上營軍卒無以餉鷄出境吹手無以
騎馬官則信之弛然而卧不知此等弊法皆三十年以
來新制之法然則三十年以前新官不得赴任監司不
得巡察乎保率均播猶之可也契房多害不可不罷革
也 沿海諸邑其海島之邱侵虐尤甚諸般作奸十倍

於陸地在綏遠懷通之政不宜越視其所察眉宜用加
倍之力也

門卒倒有都頭都使凡本廳所入都頭都倉多者十萬
萬一千少者五萬凡所謂保率之錢契防之錢皆入一吻
第二座以下一銖半錢未有分兒昔見西路今見南方
皆一例也谷山有軍需庫歲入錢二千西其半都頭獨
倉余改其法門卒三十名日給錢二西歲下錢七百二
十西使之均分餘錢二百八十西俾作都頭之餼而動
鈴鈞親之習一切嚴禁歡聲如雷咸曰得當今康津都
頭歲倉千兩而門卒之數不滿二十若令一夫日食三

兩其數與彼同也不亦善乎諸如此者宜用此法

官奴作奸惟在倉廩有吏存焉其害未甚撫之以恩時防其濫

諸屬之中官奴最苦侍奴長立階上片刻不離名之日

首奴任買販工奴任匠作庫直房廐奴養馬而執傘廳

從房奴煖炕而視園子牧有所往諸奴皆從其勞苦

如此而所以酬其勞者不過日庖奴直肉厨奴庫直廳

諸倉之奴而已所食者落庭米幾苦豈不差哉然且倉

奴必煎園丁漢園頭一年蔬瓜債高力盡而後乃得此

寧故御奴之道惟在撫恤以厚恩眷其所防奸惟在倉

廩之任而已邑例萬殊其或官奴強盛奸濫多弊者即

宜嚴察以戢其橫○侍奴奸濫者或於訟民在庭之時

官所不言渠自咆喝官所柔言渠自高聲官所畧言渠

自敷羨官所不悟挑發要機官所不飭喝令猛打以召

民譏以損官體若是者宜申嚴約束犯者罰之○首奴

出市買販憑藉官買輕價勒奪其防奸之法已見前條

○工奴掌麻繩草鞋竹器柳器土器鐵器用之無節

必請加徵徇獎僧寺破葺店村職由此也恒式之外切

勿加徵其或加徵明降印帖已見前則其奸無所容矣諸

色店村或有年例私給工奴者不可禁斷○庖奴園奴

之獎已見前○倉奴濫斛不得不嚴禁論詳在下選上

祭祀燕飲宜以餽餘均惠官奴或凍餒已甚者官賜衣

食如撫家奴斯良牧也伊誰一時呼我上典東俗奴謂主曰上典

恩不可不厚也○官家時有不屑之財用之則不廉棄

之則無義若是者分給官奴官婢之勞而無祿者抑所

宜也牛贖酒稅酒禁之時又有稅屬公之松馬帛之贖支筋角

之價盜贓之不記主者皆所謂不屑之財也

官婢厥有二種曰妓生一名酒湯曰婢子一名水汲奴

生雖貧皆有憐者不足恤也惟不以淫錢緘我衣服斯

可矣元禮飛事已見前是最哀矜之物即汲婢之貌醜者也冬

麻夏棉髮如飛蓬而夜汲晨炊奔走不暇技能於此憐

之撫之時賜衣資時賜粟米問其夫家成其所願如免軍役

類之不亦善乎凡牧之善治者必有吏怨若三班皆怨不

亦苦乎強處任怨弱處垂息不可曰不仁也○每聞鄰

邑歌舞行樂賜妓錢數千妓受彼錢認為當然我以為

半惠此汲婢刻骨之恩終身不忘而彼播淫敲我發仁

聞其利害何如也遮歸之日城南門外妓笑衍衍婢泣

漣漣斯可曰賢牧也○韓禮安先傳嘗知數縣於房奴

汲婦恩愛偏篤遮歸之日哀泣失聲

淫女屬公之法不見法典不見大明律古者淫婦行淫

其本夫執之情願屬公者屬之近者守令蔑法凡村民
失妻來訴既執情願復合者亦皆屬公甚則閭里潛奸
者令婢奴告密勒屬為婢虛實相蒙寃者亦多蓋由官
奴奸好者守令一一携歸官籍日耗以此充之耳且考
大明律凡賣良為娼者律例至嚴而官既携歸其代口
為婢者若非賣良為娼無緣得之則贖婢代口之法大見
典與彼律例兩相矛盾不可行也○凡屬公之婢一人
官籍並其子女皆為公賤仁人之政不宜輕施若非本
夫情願及淫女自願投屬則不可屬公
大典有強盜妻女屬公為婢之文而此法近所不用皆

士大夫不讀律故之也按周官司厲掌治盜賊其奴男
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魯豪則此法本出聖經宜修而
行之

侍童幼弱牧宜撫育有罪宜從末減其骨骼已壯者束之
如吏

侍童者通引也或補知印此曹作奸或以偽帖盜踏印
信或於科諸盜出空帖照說或於試場搜易房券白日
大抵伺察動靜以宣外間巧飭流言以行讒計不可以
蕪小而忽之也然幼穉之罪不過管提令人好用棍棒
大不可也○其大者名之曰紙筒通引僧舍月納紙物

必加退斥以立其威不可以不戢也山清縣首通引棍殺
紙僧而檢案乃以決棍誤作折困獄久不決朴燕巖趾
源查報云決折通音常漢之例習此隸日棍困誤讀
無識之所致獄情遂明由是觀之此輩不可忽也

薛敬軒曰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闕而知之
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頻敏捷使之稍動下人即有趨重
之余意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正當大明
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用人 史典三

為邦在於用人郡縣雖小其用人無以異也

子游為武城宰孔子問得人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
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今人以澹臺氏只作邑
子省恐非也子游得澹臺為佐貳如後世之主簿尉者
東之鄉丞今名曰鄉所故孔子問得人而子游得以是對之
若於邑子之中見一賢者則不當曰得人也乃其所以
補譽之言又不過曰絕私循公而已行不由徑者不由
夾門邪蹊出入官府也非公不八者唯國事民事乃入
議也此非鄉丞而何欲辨人邪正以任鄉亭之職者宜

熟讀此經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孔子勉之以舉賢比為國家者必
以舉賢為急道無大小牛刀亦可以割雞也鄉丞軍校
羣吏諸胥以至風憲約正一以得人為務不可忽也
鄉丞者縣令之輔佐也必擇一鄉之善者俾居是職

星湖先生曰今佐郡之任有產者別監謂之鄉所其初
設法亦好古有鄉所亦有京所擇郡人居于京凡一郡
之事必為之調護周旋京所之名見者菴日記

荷潭錄

世宗大王以忠寧大君為咸興京在所又松窩雜錄云
東萊守將罪鄉所闕于京所請遞其任時鄭文翼公光

弼為京所堂上也當時鄉所雖有過尤守令不敢恣意
遞易輕施罪罰今若修舉舊制試其才器因開拔擢
之路必有補也○按今唯安東府士大夫猶為鄉所

先朝末年院長李某擬座首一望今承旨翰東既經全
羅監司而擬於副望蓋古法也古者八路皆然而後漸
凌夷唯安東尚守古法非安東獨闕別法也大抵守令
為職民命攸係一夫恣睢萬命顛連故監司以察之都
事以督之擇名士以居鄉所命大臣以居京所闕通維
制使不得行惡忠寧大君其本鄉咸興也鄭文翼公
其本貫東萊也今京所之法雖不能復鄉所之必用名

士宜如安東之法須有朝令乃可然也

座首云者賓席之首也上官既踰其座首可仍則仍之
如不可仍令以鄉望改差○令曰曾經鄉任而未經首
任者並明日來待既至召見于政堂語之曰官欲於
曾經座首中新差座首爾等毋敢謹謹毋論問議爾然
緘口各自圈點可也○乃用一紙別書原任之名而以
次圈點一人圈取其多等者差為座首以其次等差為
副丞待寮差代○座首宜名曰鄉大丞別監宜名曰左
右副丞皆授從仕郎之階每歲考功令監司御史武年
各薦九人拔其三人以授京官則泮礪名行者必稍出

其間此廟堂之所宜講也西路五營將之中軍皆考課
如守令鄉官何獨不然

苟不得人儲位而已不可委之以庶政

守令之權不過管五十自斷今法網解弛鄉廳吏廳決
管無算軍官將官用棍無度民何以堪矣牧宜私為約
束曰鄉廳管不過十度止於邑民外村之民吏廳管不
過十度止於官屬凡民勿軍官將官棍不過三度止於
卒徒凡民勿犯者嚴治○守令不曉事不自勵者委政
鄉廳凡軍訟賄訴並令查稟座首與吏朋奸或受賂而
行私或匿奸而誣直座首之權重一邑凡以是也查稟

二字切勿口呼如有不得不詢問者直於面前召而問之民伏於庭聽其所對如有可疑使民自辨則其事易查民不補寃矣

每見奸鄉凡有軍訟得查稟之題遂於訟民受賂數千

數除其簽名軍吏未飲實不代簽及其收布之月奸

鄉自備米布以給軍吏二暮之後還徵其民則本食者

數千遂吐者四百而已軍布一疋其錢二百餘民憊而辨則奸鄉

猾吏互相推諉民欲訴官則虎豹守閭悵然而反若是

者鄉里之恒事也牧如知此查稟二字其可以出諸口

乎

凡善為牧者座首不堪閑寂象棋以消日欠伸以就睡

旬輒受由月輒乞遞斯賢牧也雖然不滿二暮宜勿許

遞○然此禮貌不甚太慢凡有罪過宜訊以退之如有

大罪宜先遞其職乃命拿八刑必報管管不輕施以尊

其體貌以確其廉恥不宜雜施箠管還復行公以清其

禮俗也

黃霸治潁川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

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并起送迎即重聽何

傷且善助之或問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

奸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

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高智周舉進士累補贊縣念丞尉俸薄以已所入均分之政化大行風憲約正皆鄉丞薦之薦非其人者遂改差帖

凡鄉廳差任惟視賂物其納賂圖差者必是奸民廢農業酒出八城府多年作奸以為民蠹者也每差風約申飭鄉丞盡心擇人為非其人官當還收差帖申飭如此而猶非其人者便當如約○鄉曲賤流多以風憲視為華職新差者雖逢汰出若其差帖不收則賂物不吐故官令雖嚴終不擇人故收帖為擇人之妙法也○風憲或補尊位邑例萬殊軍保簽丁或風憲為之或約正為

之凡執簽丁之權者周行閭里討索無厭呱聲一發已錄其名病者新寓先記其疤宜別岐廉探執其實跡重治如法○凡又此輩凡軍錢賦錢皆充其嚆逋負既重再徵民間歲不下數萬是皆奸鄉猾吏與之朋奸分食其贓者也風約差出之日召座首軍吏約曰此人負欠則座首有誤薦之咎軍吏有掩匿之罪當令二人補充其欠余不食言決不再徵於民戶三令五申其事既竣便當如約

南方又有所謂年分別有司以掌田結收算別有司以掌籍戶西路有鄉長坊有司南方有執網契有司猥瑣

名目不可彈述一有名目皆能侵虐小民貽害村里其
可罷者罷之其可存者擇人以授之考其功罪大凡治
道在於得人雖閭里小胥必以舉賢能為心使四境之
內清肅整齊有唐虞三代之象斯良牧也推是以往可
以為天下國家也

軍官將官之立於武班者皆桓桓赳赳有御侮之色斯可
矣

首校之受賂差任與首鄉同其中飭收帳皆如上法則
可以得人也凡觀人本在威儀武人尤重身手短如侏
儒陋如毗隸魚吻犬類形容古怪者不可使立於班行
與共臨民也設有警急事短呼吸而部內之英豪俊傑
素無相習將何以應變哉時惟太平邑雖殘小收拾人
才不可不盡心也

長樂陳希頴為果州戶曹有稅官不廉同僚雖切齒而
不言獨戶曹教以大義責之冀其或悛已而有他隙後
稅官秩滿將行廳吏持貪墨狀于郡曰行篋各有字跡
某篋篋皆金也郡以其事付戶曹戶曹受命不樂曰居
官之時不能懲艾使遂其奸今去也反以巧言害之可
乎因遣人密報稅官稅官乃易其字跡亂其次序遂得
無事○幕屬亦有臣道凡人臣能諫者能不背其主凡

為人上者宜知此理

韓滉久在兩浙所辟羣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竟宴席未嘗左右視目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取其所長則世無棄物此用人之法也

北史陸馥為湘州禮待賢德耆老者十人詢之政事號曰十善發奸摘伏無敢劫盜者

